

故事的 开始

幾米

When the Story
Was Young
JIMMY LIAO



九洲出版社
JIUZHOU PRESS

常州人
藏
幾米

幾米 故事的开始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故事的开始 / 幾米著绘. — 北京 : 九州出版社,

2018.7

ISBN 978-7-5108-7340-9

I . ①故… II . ①幾… III . ①漫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①J228.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49415号

本书由幸运儿文化事业有限公司授权九州出版社独家在中国大陆地区出版
简体字版，发行销售地区仅限中国大陆地区，不包含香港、澳门地区。

故事的开始 | 幾米作品 08

作 者 幾米 著绘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 行 电 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天津市豪迈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20mm×840mm 16开
印 张 16
字 数 120千字
版 次 2018年10月第1版
印 次 2018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7340-9
定 价 48.00元

目 录

- 成为幾米之前 5
生命大发的意义 22
我和我的“小人”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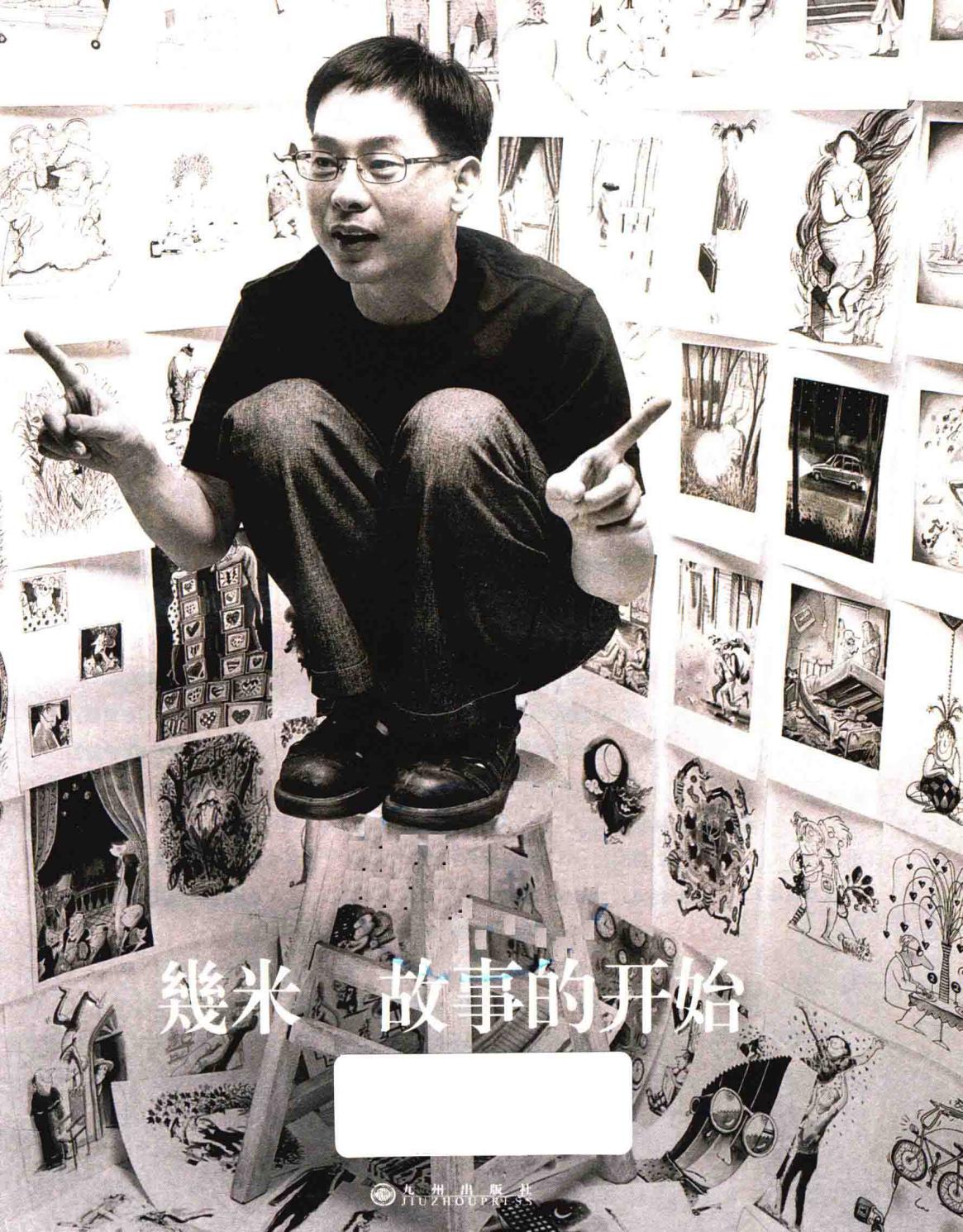
长 篇 故 事

- 《森林里的秘密》 一个神秘空间的召唤 31
《微笑的鱼》 记住一个魔术的时刻 43
《微笑的鱼》动画——悠游各大国际影展的鱼 56
杜笃之与《微笑的鱼》（蓝祖蔚） 58
幾米去见河合隼雄（丁文玲） 60
《向左走·向右走》 无常的美丽 65
《月亮忘记了》 最孤独的时候，最温暖的陪伴 81
月亮忘记了（陈绮贞） 92
我的草稿笔记 96
《地下铁》 献给诗人的玫瑰花束 99
灵视的旅途——看幾米的地下铁（陆蓉之） 114
一段令人悸动的神奇之旅（艾维娜·林） 120
《地下铁》音乐剧——一个重新想象的旅程 122
《幸运儿》 谁是真正的幸运儿 125
我们都是好人（王文华） 134
《幸运儿》音乐剧——关于自由，鱼跟鸟的对话 138
大步一跨，已是深渊（黎焕雄） 140
《蓝石头》 因为爱与思念而崩裂 147
生命是幾米笔下的主角（徐开尘） 158

《谢谢你毛毛兔，这个下午真好玩》	童年记忆是唯一的慰藉 163
	感谢所有的甜美与忧伤（柯清华） 170
《恋之风景》	触不到的恋人 175

短篇故事

《听幾米唱歌》 & 《森林唱游》	心情的点点滴滴 184
《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给自己打打气 186
《照相本子》	生命中哀喜交集的时刻 188
《1.2.3.木头人》	与画面的游戏 190
《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	亲爱的朋友，这是给你的卡片 192
《我梦游你梦游》	绝版口袋书 194
《布瓜的世界》	为什么呀为什么？ 196
《你们 我们 他们》	爱情的反讽 200
《又寂寞又美好》	如梦之梦 202
《履历表》	想象他人的生活 206
《遗失了一只猫》	遗失的猫与爱情 208
《小蝴蝶小披风》	美好的童年世界 212
《失乐园》	世界正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 处理每一个人的悲哀 216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给孩子一个深深的拥抱 224
	我爸逼我写的东东（RoRo） 226
	你喜欢哪个封面呢？ 230
	幾米展览 232
	幾米问答室 242



幾米 故事的开始

目 录

- 成为幾米之前 5
生命大发的意义 22
我和我的“小人” 26

长 篇 故 事

- 《森林里的秘密》 一个神秘空间的召唤 31
《微笑的鱼》 记住一个魔术的时刻 43
《微笑的鱼》动画——悠游各大国际影展的鱼 56
杜笃之与《微笑的鱼》（蓝祖蔚） 58
幾米去见河合隼雄（丁文玲） 60
《向左走·向右走》 无常的美丽 65
《月亮忘记了》 最孤独的时候，最温暖的陪伴 81
月亮忘记了（陈绮贞） 92
我的草稿笔记 96
《地下铁》 献给诗人的玫瑰花束 99
灵视的旅途——看幾米的地下铁（陆蓉之） 114
一段令人悸动的神奇之旅（艾维娜·林） 120
《地下铁》音乐剧——一个重新想象的旅程 122
《幸运儿》 谁是真正的幸运儿 125
我们都是好人（王文华） 134
《幸运儿》音乐剧——关于自由，鱼跟鸟的对话 138
大步一跨，已是深渊（黎焕雄） 140
《蓝石头》 因为爱与思念而崩裂 147
生命是幾米笔下的主角（徐开尘） 158

《谢谢你毛毛兔，这个下午真好玩》	童年记忆是唯一的慰藉 163
	感谢所有的甜美与忧伤（柯倩华） 170
《恋之风景》	触不到的恋人 175

短篇故事

《听幾米唱歌》 & 《森林唱游》	心情的点点滴滴 184
《我的心中每天开出一朵花》	给自己打打气 186
《照相本子》	生命中哀喜交集的时刻 188
《1.2.3.木头人》	与画面的游戏 190
《我只能为你画一张小卡片》	亲爱的朋友，这是给你的卡片 192
《我梦游你梦游》	绝版口袋书 194
《布瓜的世界》	为什么呀为什么？ 196
《你们 我们 他们》	爱情的反讽 200
《又寂寞又美好》	如梦之梦 202
《履历表》	想象他人的生活 206
《遗失了一只猫》	遗失的猫与爱情 208
《小蝴蝶小披风》	美好的童年世界 212
《失乐园》	世界正在用一种神秘的方式 处理每一个人的悲哀 216
《我的错都是大人的错》	给孩子一个深深的拥抱 224
	我爸逼我写的东东（RoRo） 226
	你喜欢哪个封面呢？ 230
	幾米展览 232
	幾米问答室 242



成为
幾米之前

我的父亲不会画画，我的母亲不会画画，我的姐姐哥哥妹妹也都不会，从小全家只有我一个人喜欢画画。

我生长在一个完全没有绘画艺术气息的家庭里，关于我会画画这件事，不知该从何追溯。还好我的三舅舅会画画，算是提供了一个源头。三舅舅年轻时是油漆师傅，退休后开始画图，居然从业余变成专业，后来还开了画展，卖了许多画。所以我想，我画图的本领应该是来自于母亲这一边的基因遗传。父亲不服气这个说法，曾夸口说他也很会画画，但是这辈子我从来没看过他画任何一张画。

我的童年没有温馨的枕边故事，没有睡前小读，没有安徒生，没有格林童话，只有吃小孩手指头恐怖的虎姑婆和吐舌头的断头鬼报仇的故事。小时候，我们常常是被大人吓得赶快睡着的。

一九五八年冬天，我在宜兰罗东出

生，母亲坐完月子后就一起回到台北，但是有关台北的童年记忆，却是一片模糊。印象比较深刻的，是在上幼儿园之前，母亲和大伯父半骗半哄地让我坐上火车，回到罗东的老家，陪伴祖母。那段短暂的时光，变成了我童年唯一的记忆。

老家是传统的三合院，房子四周被高高的竹林环绕，竹林之外就是一大片一大片的稻田。每天清晨，伯父就到田里上工，偌大的三合院里，只剩下祖母和我——一个老人，一个小孩。老房子里有许多让我害怕的东西。祖母在厨房后头养了几头猪，对我来说，那些猪有如庞然巨兽，非常吓人。院子里还有许多番鸭，很凶悍，会啄人，我总是躲得远远的。漫漫长日，我没有任何玩伴，经常懒洋洋地坐在门口的矮凳上思念台北的家人。夜晚，乡下人节省，点的都是光线很暗的灯，每个房间都是昏昏暗暗的，让我感到害怕。直到现在，每到黄昏接近夜晚的时刻，总让我心情低沉，或许

是受到这段童年经验的影响。

平常寂静的老家，只有在过年过节及稻谷收割时，才变得热闹起来。有一次清明节扫墓，四岁的妹妹跟着母亲回到乡下，一大群小孩一起到田边游玩，等到回家时，才发现妹妹不见了。没有人知道她是何时脱队的，大伙儿急得四处寻找，结果在水塘里，发现一只妹妹的拖鞋，爸爸妈妈哭嚎地跳进水塘里摸索……两天后，妹妹才被邻村的人送回来。后来我看宫崎骏的《龙猫》，故事围绕着一对相依为命的小姐妹，有一幕描述妹妹走失了，大家遍寻不着，后来在水池边发现一只小孩子的拖鞋，也误以为妹妹溺水了——简直就像我童年场景的重演。

童年时期我没看过什么故事书，更遑论绘本。说来令人懊恼且羞愧，我压根不知道“绘本”是什么玩意儿。直到三十岁出国旅游，才第一次发现世界上有这么多专门为儿童



童年时，以为人生会一直这样快乐下去。
(右边大笑的是我。)

出版的书！真是，我的天啊！后来台北诚品儿童馆开幕时，我第一次进去就花了六千多元，搬回一堆美美的童书，仿佛是在努力弥补童年时欠缺童画故事的空白。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课本空白处画满我的涂鸦。我记得小时候家里墙上还挂着我小学二年级画的水彩风



这是我找到的最早开始画插画的作品，
还是一张影印稿。
应该完全看不出来，
有任何画画的前途与天赋。

景画，那是一间有红屋顶的房子，伫立在草原中，天空有白云飘过。但是，小时候，哪个孩子不会画画？哪个孩子不是小画家呢？那个年代，没有人会培养一个爱画画的孩子。画画又不能当饭吃，玩玩就好。

小学时，我常常去圆山动物园参加写生比赛，不知为什么，每次老师都叫我画长颈鹿，一连画了好几年，我好像年年都画得一模一样。结果最好的成绩只得到佳作，大部分时候都没有入围。老师还安慰我说：

“那是因为你的画风太成熟了，评审一定以为是老师帮你画的，所以才没让你得奖。”当时我信以为真，度过许多落选的快乐日子，心中还莫名地暗暗高兴，真以为自己画技高超。

小学时我就没有认真看过漫画，那黑白线条的漫画书，从不曾让我着迷。我必须老实承认，我有阅读漫画的障碍，我不知该先看图还是先看文，甚至阅读漫画的方向顺序，



有些人很喜欢说某张图很有味道，
那到底是什么味道呢？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呢？
我觉得我这张鞋子画得很有味道。

都让我迷惑。最近，我就这个问题请教过十岁的女儿，她是看漫画高手。她专业地告诉我：“必须是无意识地将图与文一体成形地看下去，如果是有意识地阅读就会只单

独看到文或者只看到图，这样就会把漫画看得支离破碎，怪怪卡卡的。这样就不算是会看漫画的人。”

“国中”时期，我进入了非常注重升学的大直“国中”，学校管教非常严格，全班同学都常常因为成绩不够好而挨打，晚上还被强迫去老师家补习。不过我的成绩并没有因此而突飞猛进。当时印象中的美术课，总是被借去考试或上英数理化，在学校里，没有人因为会画画而感到骄傲或受到老师鼓励。那段苍白的青春期，只记得天天考试，其他，并没有留下什么特殊难忘的记忆。至于跟画图有关的部分，我记得“国一”时，参加校内画图比赛得了全校第一名。第二年，“国二”，得到全校第二名。第三年，“国三”，得到全校第三名。我想全校的同学，大概也只有我记得这一段往事。

上了中正高中之后，生活过得很快乐，交了一票好同学，一起打桥牌、打篮球、看电影，但对于未来上大

学要念什么科系，懵懵懂懂，毫无概念。

高中时，好像从来没有认真上过什么美术课。高三下学期，班上转来一位从丙组改念乙组的同学，他告诉我，家里本来希望他念医科，但是他还是决定要考美术系，当艺术家。直到那一刻，我才知道，喔，原来大学有美术系喔，也才知道考美术系还要加考素描、国画、书法和水彩。回家后我告诉父亲，我也想考美术系，但要加考的术科，我不知道去哪里学。父亲说，他有个同学的儿子，刚好是师大美术系毕业的，可以带我去找他，看看能不能帮上忙。父亲这位同学的儿子，就是后来很有名的大画家——吴炫三先生。

吴先生说他没有在教学生，但是他的老师有间画室，在教学生素描。就这样，我被带去老师家，而当时的我并不知道，面前这位看起来很老的老师——李石樵先生，是艺坛



大学时期，
我根本不知道人生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大师级的人物。我就像是个完全没有功夫底子的孩子，忽然变成武林高手的徒弟。但是这并没有让我武艺增强，原因是根基不佳，根本完全无法吸收。

每周一、三、五的晚上，放学后，

我就急急忙忙地从石牌赶到新生南路老师的画室上课。来跟老师学画的不乏美术系的高才生，而我只是个需要“补习应付考试”的高中生。李老师并不直接教我该怎么画，而是用了很多方式来比喻画图的步骤，还顺便讲几个笑话。可惜那时

线条的表现一直让我着迷，画了好多年才慢慢学着运用色彩。



候，笑话我听懂了，但真正传授功力的部分，我如鸭子听雷。直到后来念大学，开始有些画图的概念后，才渐渐领会了老师要教给我的道理。

我跟着李老师学了三个月的素描，结果考试成绩揭晓，没想到素描分数最低，大约是一百分中只拿到了四十分。反而从来没有学过的水彩、

国画却拿了超高分，而我连考试要用的国画笔，都是临时跟人借的。只能说我运气好吧，就这样迷迷糊糊地考上了文化美术系。

我本来就知道自己起步太晚，程度不佳，进了美术系后，更发觉自己差别人一大截，开始变得很自卑。很多同学、学长都才华洋溢，令人佩服。那些会来念美术系的同学，通常都对创作怀抱着很大的热情，聊起艺术头头是道，每个人的标杆人物都是达利、毕加索、塞尚等这类大画家。他们常常为艺术的流派争论不休，因为艺术理念不同而翻脸，甚至大打出手，反目成仇。但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念书的时候，对这类事情并没有很大的热情，常搞不懂这些同学是怎么了？因为在纯艺术领域的表现平平又缺乏热情，同时考虑到日后工作和前途，大二那一年，我选择了设计组，学习比较实务的美术专业。没想到，我在设计方面的功课表现优秀，念得轻松愉快。而既然走上设计这条